

郭奕都 著

三个月亮

Three Moons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cholars

CIP INFORMATION

Title: Three Moons

题目：三个月亮

Author: Yidu Guo

作者：郭奕都

ISBN: 979-8-90040-314-4

Publisher: CYPEDIA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CHOLARS

Price: \$60.00

定价：60 美金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cholars**

Three Moons
三个月亮

Address: 100 N Howard St Ste R, Spokane, Wa, 99201. United States

Tel: +888-754-5177

Email: contact@cypedia.net

Format: 170mmx240mm 1/16 Sheets: 13

Word Counts: 20.000

Edition: First edition in July 2026

Printing: First printing in July 2026

**CYPEDIA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CHOLARS**

非开放获取·电子版请联络出版社购买·版权归出版社所有·侵权必究

Not Open Access. For the electronic version, please contact the publisher for purchase. The copyright belongs to the publisher.
Infringement will be prosecuted.

序

PREFACE

阿都的荒诞诗篇

乍读阿都的诗，感觉类似加缪的一种荒诞感、一种激情、一种感知、一种“精神疾病”。

何为荒诞感，人与其生活的离异、演员与其背景的离异，有这种感觉，就叫荒诞感。我们照镜子看到不像自己的那种感觉，也叫荒诞感，以此类推，生活中时不时都会产生类似的荒诞感。

何为荒诞疾病，人一旦被剥夺了幻想和光明，便感到自己是现世的局外人，随时想逃脱自我，又近无可奈何置身期间，因焦虑而消沉，因消沉而绝望，因绝望所患的一种抑郁症。

“露水也用你发梢的点缀将树林换了个装潢，此刻的世界却没了悲伤，那些天空散落的只是些坚硬的石矿”

看到的“树林被装潢”，天空散落的不是星星，不是露水，而是“坚硬的石矿”，现实中《初春 星空》感觉不是浪漫，而是冷、痛。

荒诞人就是与世界、与时间形影不离的人，既然他是一股无用的激情，也可以说荒诞人就是不为永恒做任何事情、又不否定永恒的人。荒诞人一旦在时间上定位，他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时间了，因反抗时间这个最凶恶的敌人而产生的切肤之痛，就是荒诞人的永久之痛。

“1000KM的舌，拉近了相思的距离”“想到哪写到哪”“这一混沌体，这一自在之物，这一孕生万物之道，这一形而上穷尽之处，这一辩证观点之源泉”，无不展示作者的荒诞思维。

“荒诞”，并非宣告意义的缺席，而是对另一种更幽深、更顽固的意义的勘探。当语言在过度使用中磨损，当隐喻沦为陈词滥调，当世界被阐释得密不透风，荒诞便成了一把凿子。它并非要否定玫瑰，而是要质疑那包裹玫瑰的、早已枯萎的形容词硬壳。这些诗篇所做

的，是敲碎这层壳，让事物重新裸露其尖锐的、不可化约的陌生性。

于是，在这本诗集里，你会遭遇一种奇异的语法。“要不要有太阳？”“快活的感受着地下勋伯格先生无序的十二音怪调”，“风儿也整理着自己细碎的言语”

历史不再是线性的叙事，而是一间堆满回声的、可以随意穿行的房间。这不是梦呓，而是对现实肌理更专注的触摸——当习以为常的逻辑链条被有意拧松，事物与事物之间那些被忽视的、隐秘的关联，反而在断裂处幽幽发光。“用那成群的柳絮 为我的皮肤瘙痒处刑”。在这里，荒诞是一种精确，是“太阳戏法”

是对“不合理”的严谨测绘，旨在绘制一幅意识之外的地形图。

诗行间的突兀、不谐与沉默，构成了一种邀请。它邀请你放弃那种“索取意义”的阅读惯性，转而进入一种“遭遇”的状态。“天上烂了个黑窟窿”，不是在破解密码，而是在经历一场天气。或许你会感到不适，但这种不适是必要的，它是感知力在苏醒时的轻微刺痛。当“玫瑰”不再自动指向爱情，当“黄鹤楼里睡意无”，当“孤独影深难欢乐”，挣脱了忧郁的窠臼，“啥子是解脱”，词语才恢复了它们初始的、饱含可能的重量，你也才得以重新看见、重新感受。

这并非一场后现代的文字游戏。在这些看似离奇的意象底部，流淌着极为古典的诗学血脉——对存在本身的惊异与诘问。在这些诗篇制造的裂缝里，我们得以再次窥见那个最初的问题：世界为何存在，而非一片空无？

因此，翻开这本年轻的《阿都的荒诞诗篇》，请卸下你对“可解”的执着。允许自己迷路，在熟悉的词语突然转向的岔路口。去触摸那些意象冰凉的表面与温热的核心。这里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一套全新的感官。它不是要告诉你世界是什么，而是试图松动你对世界那过于牢固的认知，让风得以穿过“这般纯粹的世界”。

最终，最高的荒诞或许在于：当我们坦然步入这语言与逻辑的废墟，在意义的断壁残垣间坐下，静听风穿过缝隙的呜咽，那一刻，我们反而可能触碰到一种更宏大、更沉默的秩序。在那里，一种属于诗歌本身的、凛冽而真实的生机，正破土而出。

是为序。

目录

CONTENTS

三个月亮·····	1	雾撕人肺·····	75
“古改现”之李贺两首·····	2	伞·····	78
喘息在这春日湿热的空气·····	6	奇怪的蛋·····	79
1000km 的舌·····	9	邈邈·····	82
想到哪写到哪的一千字·····	11	登山组诗·····	83
黎明·····	17	第二场雪组诗·····	87
“极光”·····	18	秘密·····	91
小城·····	19	生活·····	93
我三部曲·····	20	痴狂·····	96
我做事·····	22	世界梦我·····	98
无聊的时候在干嘛？·····	23	雪·····	101
我做了个怪梦·····	24	等待·····	103
杂诗·····	27	过客·····	105
几首随笔·····	32	深度孤独·····	106
镜像与眼睛组诗·····	37	AI—新纪元时代他们共同的脑子！ ·····	107
记听一场爵士音乐会·····	41	春日·····	110
歌喉·····	47	爱的使命·····	112
这般纯粹的世界·····	51	曾经那破碎离奇的世界·····	114
春日三部曲·····	57	午时·····	116
我遇见了梵高·····	62	故乡·····	117
想把它谱成歌曲，无琴·····	67	太阳戏法·····	120
一英尺·····	70	时空·····	124
静夜组诗·····	72		

降格·····	125	相对论·····	164
椰子情·····	127	格律与现代诗·····	165
阅诗有感·····	128	夏·····	167
青春一梦·····	131	组诗——记录平淡生活中的活久见 ·····	168
儿时·····	133	仰望·····	171
向往·····	135	等天明·····	173
啥子是解脱·····	137	五味·····	175
希 望·····	141	疫情组诗·····	178
成长感悟·····	143	时空组诗·····	182
生活处处是孤独·····	145	襁褓·····	184
理想者的墓志铭·····	147	我们在一起·····	185
超 度·····	149	初春 星空·····	187
暖 冬·····	150	银色世界·····	188
片刻感悟·····	151	飞鸟·····	189
对泰戈尔几句名言的心理翻译 ····	152	江城子系列·····	190
给你的童话·····	153	过度·····	191
太阳·····	154	烟火岛·····	192
走了·····	155	烟火的编年史 组诗·····	193
项链·····	157	一轮孤独的孩子·····	196
组诗·····	158	蚯蚓·····	197
思念泛滥，世界旋转·····	160	雨·····	198
随笔·····	162	定格·····	199
错误·····	163		

三个月亮

混沌中的一点银光
中秋湖面唯一的灯
好像天使窥探人间喜悦的 一只眼睛

林中树叶的缝隙
将容器中思绪的光 切碎
将银色的衣裳 向相聚的人儿分享
却不敌
微风抚肤之凉

别离时，
林中水衣舞者的身躯
将湖面的银盘映照
化作荡漾眼波中的 三点淡雅的光

“古改现”之李贺两首

马诗二十三首其五

大漠雪飘飘
不是沙子似白霜
凉冰，这夜色荒漠的景象
这飘然般的砂子粒，冰凉
这一个个粗糙刺手的“雪粒儿”
在我敞开的心窝里飘荡
在暂别了狂热的骄阳后
似雪花般飘荡

这燕山的身躯
这好似只能阻挡地平线的身躯的
这像是一颗大地母亲斑斓的皮肤上
一颗平平无奇的青春痘似的
不敌西部珠穆朗玛险峻的
不敌北部长白山丰藏的
不敌阿尔卑斯山甘美圣洁的

...

今夜的我却恋的出奇
是一种难舍的恋
是一种将我的脚步拴住的恋
是一种皈依般的恋

这月亮似钩
钩不走我的心
这良宵佳境
也锁不住我的心

此刻的我，
是两个分裂的我
一个是尘世中喘息的我
一个是在你的婀娜月色中皈依的我
尘世的我已经死了
不忍用那凡尘污泥般污臭的破烂儿
玷污了我圣洁的坐骑——载我皈依的坐骑

那个我已被我用乱拳击毙
在向你的裙摆皈依之前

这秋色如胭脂
那个入土的我
那个曾幻想用铁蹄与你相遇的我
那个将我的容颜布满褶皱的我
那个剪不断世间糟糠的我

在今夜，被我革弃掉了
被我先断后舍再离
成了死掉的查拉图斯特拉

我了结了我
我成了完整的我
进而成了向您皈依了的我

雁门太守行

这乌黑的
被天公浓墨狂草的
漫无目的四处飘散的
密度不断扩大的
把人们搞得甚是焦躁的
试图将这座历史名城
夷为平地又连根拔起的
这罕见的极端天气到来前的
这股邪风和怪云

将那些热爱和平人士的心灵
都冰冷了
都镇住了

幸好这只是天公幽默的玩笑
小城也留住了全貌

但是即便这太阳从西边升起
这小城也免不了一场灾殃

先是阳光在我军擦得透亮的盔甲
以及那精神抖擞的金色鳞片间
四处反射
为小城中的人们
在安睡前带来了一场高光强的“视觉盛宴”

后是用那批宏伟的吹管乐器——号角
在这静夜的前夕

为市民带来了一场
用自由延长的小字组F
齐奏的轰天交响

随着人们听觉系统的逐渐恢复
这北部的山上也凝结起了
朱红中透着暗紫的凝重的云
死像是一片片
用手从耳朵里
扣出的血红结痂

我军伤势较重
那面曾骄傲放纵的红旗
如今却像是憔悴的野花
蜷缩着花瓣
我也在远方用迷离的双眼(即将恢复正常)
观看着这场援军支援的默剧(易水大舞台)

我僵直的身躯裹着潮湿的被子
为这场浩劫祈祷到了子夜
很庆幸这场天乏的甘霖
为那不知倦的噪声乐器封了麦
人们才得以睡去

原来这场宏伟的战争交响
是奉了太守之旨意
愿这把玉龙宝剑
保佑小城宁静
保佑世间太平

喘息在这春日湿热的空气

生机盎然呀！
每年春天都会准时生机盎然
无一例外的都会在冬日过后
迸发些新的色彩

很庆幸
我还捕捉到了些许往年春日的剪影
我为这片段般弥足珍贵的春日
感到万分欣喜，
甚至竟勾起了我在潜意识中
闷得潮湿又腥馊的童年记忆，
以及让我想起了那几片在储藏在我记忆库存里
的快乐面包

我可不敢一天吃一片
我把他们都切成条状
再拧成一颗颗小粒儿
放在窗外用保鲜膜包裹着
让他们被这惨戚戚微弱的残阳
晾晒着风干
细算我还能在这
时而张开又封闭的虎口中
快活个些许时辰

万般庆幸

窗外湿漉漉的空气中
用显微镜观察
在一个个人头般大小的花粉间
还夹杂着零星
如寄生着海胆的游弋着的
小翻车鱼般的细胞微粒

春日的暖阳在滋润了大地的同时
也哺育了出了那些
在心底隐隐发热的颤栗之种
他们即将钻出地面的缝隙

赏花的人们
肆意吞吐着免费的危机

任由那些灾殃之星辰
在口腔以至五脏六腑内穿行

这是我在白日梦中
即将度过的第三个春天
地板上也镌刻着日渐影深的
链接床、厨房、琴房、清洁室
四点一线的足迹

我也在这狭小的空间内
参透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之唯心主义
体会了一番老子骑牛而隐的孤寂
手攥着从身上搓落的
由凡尘污泥构成的百味仙丹

在这第三个春日的
潮湿空气中喘息
在这几方寸陋室中隐居

1000km 的舌

人类自从研发了通讯工具
便拉近了相思的距离

我可以对着远在天边的
你的屏幕和你
做鬼脸

我的五感中的
体感，
嗅觉和味觉
触觉，
在这场浩然之春日中
都被封锁了

只有视觉

能看见那双动人心魄的眼睛
那窥探灵魂的猫眼儿
那美好之起始之处
那百感之升华处之一

是锁不住的

还有听觉

那接收春之甜言的地方
接收流动的建筑的地方
那唯一链接彼岸世界的地方
那百感之升华处之二

也是锁不住的

总是觉得自己与
柏拉图先生通了灵
领悟了那形而上之传情达意之秘法

我的体感
我的嗅觉与味觉
我的触觉
以及我浑身的荷尔蒙

也都在这种形而上之联系中被唤醒

所以我不停的对着
这块儿爱情的显示器
做吐舌鬼脸

嘻嘻

想到哪写到哪的一千字

我想说，
我想将世界抚摸
你是这世界的花朵
所以这世界里的我还活着

还活着不只是为了快乐
哦对了，我想去你的心窝里
做做客
做做_

你就是这世界的心窝子
这就是我无法洞悉其之为何

所以我称这个世界是个海洋
很多人都这样称呼
这一混沌体
这一自在之物
这一孕生万物之道
这一形而上穷尽之处
这一辩证观点之源泉

这个老不死的东西
这个见证着无数老死又新生的东西

我就躺在她的手心里
她百般蹂躏我

她用希望来勾引我
她把这地狱装扮成五彩缤纷的模样

我口渴了
想喝水
我想变成任何一种动物
体验他们的生活
所以我总是幻想

我想成为飘零的花瓣
在鸟腹中化泥
融入土壤
变作蜻蜓的眼泪
再落入溪水
成为石头的透明披衣

森林离我好远
从时间上离我有一年之久
距离上
与我隔着一座在地图上水滴般大小的城市

所以我想飞翔
只要不是赶上过年
或者是军事演习
我就敢飞

我飞的比飞机还高
比风筝自由
比其他鸟儿的飞翔更显英姿飒爽

我可以在高空俯瞰羽下的
各种先进飞行器
在大气层的临界点
在火星四溅的摩擦中
用烈火洗个澡
用陨石和太空垃圾们的碎片
搓个背

这样，你便可以在地面观测到我
若是被，相机记录
我也便出现在了新闻头条
成为那来自不朽之世界的idol
这样你便会爱上我
我也有勇气对你表面上不屑一顾
嘻嘻

北极是我用大理石装饰的冰屋
依稀记得
前几年那里的几处冰川溶解了
所以用大理石填补

当时依稀记得自己
与来自美好世界的使者
交换了赤诚之心

可是这几年风调雨顺
那里的冰川间的缝隙也闭合了
这个世界变冷了
于是我竟忘了其名字
也说不上来为啥想到冰川

天边升起了一轮白色光团
说不上来名字
就像是谁在天上笑
有时候也像是在哭
有时候也很是木讷

每逢十五
就像是谁的圆脸大头照
被放到天空展览

若是这世界上的人们
管这玩意称为楚楚动人
那我就真的不爱这个世界了

是的，我会飞翔
我比其他的飞禽还多了一对手脚
所以我可以做的就是
把它拆下来

然后我在这个天洞里把头伸出来
对着世界冷酷
这样你一抬头就可以看见我
并且也会爱上我

易水寒兮
楚天阔兮
吾来世间一遭
不为万般苦难折腰

怎料
世间好景
竟唯数众芳窈窕

如梦似幻
心事坟头草

数古树之年轮
笔录昼夜之交替
吾悲泣兮涛涛

木头在天上
禾苗在白雪皑皑中
哭泣的婴儿
咀嚼着黄色的花瓣

老妇人手拿擗杖
远观像是北方阴森的兵工厂的
军火师造枪

尼采沉睡了
耶和华也没复活

这世界乱糟糟的
剪不断理还乱的
是遍地鸡毛
把这世界装扮的毛茸茸的

像是婴儿的被子

水在天上流淌
我在世界中熟睡
像是在仰泳

可是我不敢脱去衣裳
那文明的装扮

若是人类没有衣服的话
便是千连一律了
至少远看是如此

人群像是雪白的一片
这个世界也是雪白的一片

黎明

夜色在远空纠结着
要不要有太阳？

中部平原下起了雨
北部的粮仓竟也灌满了雪

这纷复的世界
就连这气候也不是统一的

我在这雨中数着数个我自己
把梦中的我也唤醒
在荷叶的露珠中晶莹着的我也被唤醒

我还在唱着相思曲
我们的数个声部分
也都在合唱着黎明

呼唤着太阳
所以此时都在向远方眺望

“极光”

我往西部眺望
那闪烁着的光
像藏在山后的德彪西先生
的琴声飘向了天际
那棉柔多彩的音画
也点缀了西南小城

我也感受到了脚下
愈演愈烈的舞蹈
那出奇的光幕
像是为所有渴望美好的灵魂发出了邀请函
让人们情愿奉献大脑

所以我们便能够在这里
快活的感受着地下勋伯格先生
无序的十二音怪调
以及这4D摇滚音效

小城

夜色中，
我又失了眠
春日的生灵们
也都在梦中失语

于是我便向西而行
像是距离那一片星幕
越来越近

风儿也整理着自己细碎的言语
时而失声时而喘息
像是那幽魅的白狐狸
将我的棉衣吹去

用那成群的柳絮
为我的皮肤瘙痒处刑

让我在它那抚摸似的
清流中睡去

再用那星河里的水
将我从这沁人的魅惑中苏醒

让我从此爱上了这座小城

我三部曲

我想开挂
康德管不知道的东西
叫自在之物
人类看不见摸不着的
都可以称作这个

所以我相信上帝是存在的

那么我便可以斗胆找借口
我犯的错
我踩的坑
我迷的路
我的后悔...这
 都不
 都不怪
 都不怪我...

自在之物，和宇宙一样
都是无穷无尽的

那么我便细思极恐
我还要在羽化登仙之前
犯无数次错
踩无数次坑

.....

所以我想开个挂
仔细一想
如果真的开挂的话
我这一辈子也便结束了 哈哈

我做事

我承认自己四体不勤
说错了
是3.8体
双手占胳膊的20%
我也就在写字，练琴的时候
双手比较勤快

对了，操纵双手
还要依靠大脑
也就是我其实还有另外四分之一
从事劳动！

好吧，我不算个懒汉~

无聊的时候在干嘛？

我把电视关上
我把灯也关上
我把窗户关上
手机也关了

我就在这幽闭的环境里
让思绪自由的飞翔

我发现我的大脑很空虚
可是我很快乐
一想到你我就傻笑
或者是哭泣
我的情绪据说也就只有这俩

这导致的后果就

我不得不在这里哭泣着打发时间

我做了个怪梦

夜色车水又马龙
天上烂了个黑窟窿

我
行人们
来往的车辆
城市破裂的碎片
八大行星集结成队伍
都被...

天上的洞，
像是谁的口
撕裂着，张大再张大
将这苦酒的
一口淦下

那玩意
是黑洞，
漩涡状的黑洞
那旋转迷离着的黑洞
被数缕拉长着黑色慧尾的流星
装饰着边缘的黑洞

她淦了这苦酒

我觉得
我直觉着
我洞悉了

顺着这幽深的隧道
定能抵达另一个宇宙！
一个白色的宇宙！
一片白色的海洋似的宇宙！

在隧道里
太阳也镶嵌在里边
保持着内部温润的气候
温暖着人们冰凉的小手

她切断了
她吞没了
她拯救了

她了却了我一切世间的念想
fly me to another moon
一个下雪的月亮

我是这时空里的蜉蝣
我们在白色的海洋里遨游

我们走后，
大地便干枯了
于是黑洞便与珠穆朗玛分手
这白色的汤粥
包裹着我们的身躯

我们等待着洗礼

我们在这隧道里
也许度过了三十分钟
只有我存活着
我的同伴都成了泡沫
直至干涸

那个太阳，那个孕育着另一片
勃勃生机的太阳
孕育着另一个我的太阳
目睹着我的好兄弟们都死去了
只有我一个
随着生命之圣咏
奔向那生之永恒
让太阳在接纳了我之后
生长出手和脚，
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呱呱坠地
在另一个世界发出第一声哭泣
成为新世界的耶和華

杂诗

泉水

月明夜色撩煞人
举杯抒怀月清清
边岸泊船影渐斜
空留独身赏映泉

春草

红花绿柳草樱飞
闲来笑歌曲应晨
昨夜醉卧城南壁
目中光景竟梦深

竹子

白石老儿闲来笔
林间撒满笋尖尖
山中泼墨绿一片
鸟雀猿猴竞攀缘

琵琶

我欲抒怀不成曲
空弦撩拨五音齐
只得挂壁赏雅趣
风来陋室满脆音

木鱼

此鱼非彼鱼
活似蛤蟆鸣
昼夜不合目
寺中常回音

春

华中大地春独艳
三月阳春时隐现
时而春色映水面
时而乌云遮蔽眼
时而晴空雨翩翩
时而狂寒袭屋檐
时而风尘积满原
时而疫情死复燃
时而面壁春意灭
时而寒去叶落绝
时而暑去寒霜降
时而踏青赏白原

...

送别

送君须臾，念君朝暮。

长路千里风萧萧
独饮清酒明月孤

忆兮豪情岁月
长安城里歌相祝

黄鹤楼前臭俸禄
白云山下射鸬鹚
洞庭湖里扬帆渡

...

忆兮柔情岁月
长安城中月色楚
黄鹤楼里睡意无
白云山中影双依
洞庭湖水波粼粼

...

送君须臾，思君朝暮
夜色须臾，白昼常驻
柔情须臾，吾辗转反侧兮，朝朝暮暮

狩猎

狂歌放，驷马奔鸣，风来扬吾披蓬。
炉火旺，五味应俱，独携猛禽以烹
大漠极尽处，黄沙似狂流
猛蛇噬噬，黑蝎竞尾
鹰翅蔽日，怪石碎落

一秃鹫长鸣于空，
翔及千里
落及黄沙四起...

一猛熊獠牙狂怒
掌击尘土

扬起满天黄幕

吾扬弓，马长嘶
猛熊秃鹫涕泗横流
集水成绿洲

号角鸣，尘埃落
吾手扶床卧
脚踏粼水波
梦兮 梦兮
此景难言说...

相见哀

空寂寞 空寂寞
天空寂寞 星儿寂寞
孤独影深难欢乐

欢愉忧愁兮
片刻 片刻

良辰光景兮
片刻 片刻

风儿窈窕兮
飘叶窈窕兮
春花窈窕兮
冬雪窈窕兮

风儿携窈窕兮上九霄

落叶窈窕

不敌游人清扫

不敌野火焚烧

春花窈窕

不敌冬雪掩藏

窈窕太重

相见思绪太浓

弃之如鸿无处...

几首随笔

距离

我和我的理想
本就属于我自己

是的，正如你一样
都想把美好给予自己
于是
我俩别离
正如当时的相遇

哲学

我是个唯心主义者
为什么呢？
我看见的一切东西
都是你，和你的变体
这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是个唯心主义者
你却是形而上的
唯物的
是辩证的
这只有我俩知道

嘻嘻

练琴

我对着黑白键
弹了很久
手指也长出了琴茧
手边也发达了肌肉

正如初恋到热恋再到黄昏
唇间积累起了
日渐影深的吻痕

黑洞

我在黄河的岸边
向北远望
湛蓝的天空像是
喀嚓一声
还以为是
天国的霍洛维茨先生
左手弹断了弦儿

天色安然
一片静好
行人却少了
以往悠闲步调
世界上的人口
也少了一个足球场
幽深的凹地中
撒满了来往车辆

万里挑一

有趣的灵魂很少
估摸下来
全国十四万个
河南河南一万个
郑州也就最多一千
那惠济区的也就最多一百

再除去已婚的
再出去男性
也就最多十几个
可能与自己擦肩而过

所以对于人才引进
我十分的欣喜

摇色子

手气不好
技术不强
老铁笑嘻嘻的赢我
酒桌上的好酒
也都被我
笑嘻嘻的喝光

塔

晨起时一个样
 午时一个样
 傍晚时一个样
 被那彩云依附着
 又是一个样

我用手抚摸了
 用眼看见了
 才知道，这是白色的
 雪白雪白的

我的手儿，
 也被上了粉饰
 我的全身在变换的年轮中
 被粉饰的五彩缤纷

我索性省去了两快六毛二的水费
 细算
 在我羽化登仙之时
 也许够在五环买套房

背单词

我能记住
 你的名字
 你的生日
 你的晴雨季
 你的身高
 你喜欢看的电影

你爱的歌曲
你两年前给发烧的温度

甚至你的睫毛的长度

可是这单词
我也能记俩
一个是love 一个是you
若是我俩用英语交流的话
我也就会这俩
其他我真说不出口

镜像与眼睛组诗

我的眼睛

拿起一面镜子
镜子里有一个我
眼珠里有第二个我
第二个我的眼珠里有…
…

我看着河面
河面的一切都在移动
只有我的数个我(至少有四个我)
在互相静视着
我的眼睛，像是我们的容器
里面有包含着我的
细小的更小的世界

我可以透过第二个我——间我
的眼睛
看到河面端详自己的第三个我
并向其吐出左右摇摆的舌
很快，也很久

我拥抱了河面的我
湿了一身
那个我，也湿了一身
我们都湿了一身

于是，我甩去了那身
纠缠不休的衣

嘻嘻

碧蓝的河水下，
由细软的河沙构成的
是棉柔如云的——河床
我和我们，在嬉闹玩耍后
便仰泳着，睡去

我俩的眼睛

你看着我，我也看着你
你看着我的眼睛里的你
我也看着你的眼睛里的
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你的心儿绽放了
我的心儿还是一片
也许是由有机物构成的
黑色死寂之土壤

于是，我看到了你的泪滴
也看到了你的哭嚅
以至于将要发生的别离的
转身而去

果真
你又将目光投射进了我身后的镜子

我在呆呆地凝视着我的镜子里的眼睛

你的眼中只有有我的整体(包括眼睛)
我的眼睛里也矗立着你的剪影

我的心儿里长出了一棵无叶莴苣
随着春之曲的进行
也不断的茁壮且紫红中带着翠绿

我看到了你的眼波泛着红晕
像是天边的晚霞多彩色美丽

别离，别离...
怎可令我的心儿被窃取？

我们的眼睛

我化身为一只自由的灵鹿
飞翔天际，用黑夜隐去身躯
于是月亮便是我的眼睛

七夕，鹊桥相遇
地面人们的心儿里装填着
我微笑的眼睛

秘语，秘语
已被我洞悉
在我那冰清般的眼睛

我的身躯好似灼热的火

我的心儿也怒放成了满天的星
这一切情声窃窃
天空的星海——我的心底
像是飞满了蝴蝶

我的星海，
难耐这满身的被插满密腺
我的后蹄在这云被里被唤起
于是下起了微咸的雨

记听一场爵士音乐会

欣喜，欣喜
万分欣喜
月亮挂在天上像是微笑
星儿在天上摇摆
那swing的节奏
从北美大陆的种植园中
经过百年转折
漫步了大洋两岸
灼热遍了
地图中那些
渴望自由的人儿的心灵！

无论是地图上
六大块中的任一块！
这朵自由飞翔的
摇摆着的
令人funk不止的
拉丁式一板一眼的
离调而多彩的
秋叶般凄零的
如龙舌兰酒般浓烈的
...
那一小方片谱纸
零星的音符
零星的像是今晚晴空无云的夜

那流动着的旋律
却给予我一斤的
满身的
满腔的
洗不去的
如萤火般的
钻进我口袋的
停在我手掌上的
眼珠子里闪耀着的
大脑里丰满着的
流淌我左右声道的
满心窝子的

激情 哀伤 与甜言

都盛开了！都被热爱了！

神奇！神奇！
好似有魔力！

我那被直节奏驯服的
严丝合缝的双手与心灵
此刻竟感受到了
那远在天边的荡漾与释怀
竟近在咫尺！

容我放纵啊！
容我高歌啊！
容我呐喊啊！
容我心儿狂沸啊！

容我癫狂啊！
容我疯魔啊！
容我超脱啊！

容我在这星球上自由的飞翔一回！
容我在银河中洗一洗尘！
容我在月亮上小憩片刻！

我带着镣铐狂舞不起呀！
我手笨拙如铁呀！
我离九阳真经还差千里路呀！
离峰回路转还差千山万仞呀！

不止不止！

我还在这令我沉醉的
让我聊以自慰的
暗无天日唯有烛火的
迷雾中险峰横立的
大洋中孤帆远影的
地壳下红流狂奔的
沙漠中只身前行的
险峰上摇摇欲坠的
战场上剑影刀光的
长征中跋涉不休的

...

管特叫做过程吧

运动着...

我的眼前只有一条路
只有一条漆黑深邃的路
黎明在我心里常驻
远方却像是谢了幕...

尽头处
也许也有我的
一方寸
那黑夜中孤单的
被我那七尺身躯
暖热，又坠入冷风的
那好似土地上起的疖子似的
为我容灰纳骨的

墓

这场春雨呀！
这昙花呀！
这烟火呀！
这场洗礼呀！
这场盛宴呀！

...

让我领略了除却
数声部层峦叠嶂的
在枷锁中穿指跳跃的
精致灵巧且拮据拗手的
直节奏，死拍子贯穿始终的
在镣铐中如歌的
在监牢中精力充沛的

被命运锁喉后高歌渐强的
除了rubato外自由不复的
历经节拍磨难后
方可虹影般绚烂多彩的
那解离的十二音般
离奇古怪的破碎的织体
...
之外
还有另一片天与地！

This is a new world !

A free world !

给我的世界
以swing
以bluse
以funk
以bossa
以pop
以ruck
以反拍子
以流淌的律动
以自由散漫的特权
以自由即兴与热情洋溢
以那些在我心底隐隐发热的
...

灵感？
动力？

方向？

不敢不敢

我只是想跳舞

我只是找到了节奏

我只是踢踏起了舞蹈

我只是在

凌晨的街道上放了歌

我只是重拾了逝去的癫态

我只是张开四肢腾空了几次！

...

我

我只

我只是

我只是个

我只是个疯

我只是个疯子！

ao 了 个 ye！

歌喉

我有一个大脑
它链接着
两条腿
两只手，二十个指头
还有嘴、鼻子、耳朵
有跳动着的心脏
与像是被拳击手
不停击打着的胸脯
是的，我胸脯下方的内部
还有一片横膈膜
以上是我的肺，以下是我的胃！

感谢上苍
感谢女娲
感谢前世的菩萨
感谢上帝
感谢耶稣
感谢那些造人的，保佑我的神明！

我被眷顾了
我被赋予了
我被恩赐了
我获得了
我拥有了...
是的我果真有了一件好宝贝！

除了我其他的，
可保持我生命活动的器官们
我的喉头处竟可以用来发声！
可以放歌！
可以music！

吾狂喜以掩涕兮！

是的！
我只要稍稍的吸食一口空气
它便会震动！
那声儿还可以传的很远，很亮！
我还可以用来呐喊
我的喜怒哀乐
也都可以让它震动发声！
或激情奔放
或哀伤悠扬

是的，
只要有一口气儿就够了！
还剩一口气儿也足够了

只要我还活蹦乱跳的
生长着
生活着
热爱着
激情着
信仰着...
这两个百合片儿似的小东西
便时刻

在我的嗓子眼里震动着发声!

平淡的日子里
你我柔情似水
我的这两片孪生姐妹
或隔岸相望
或若即若离
我使用那棉柔如丝的
薄如轻纱的
一声声情愫，或是耳语
向你的倾吐着
我那一腔的甜蜜蜜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的那两片孪生姐妹
便紧紧相拥着，紧紧的关闭着
也许是不忍她们彼此的分离
于是我的嗓门
也便高亢嘹亮着
把那辉煌的激昂的大调
颂唱着!
高歌着!穿透着!

便可向她倾吐
我这满腔的热情
且让用着热情包裹着的旋律
在这广袤的土地上
在这浩瀚的时空里
在这曾深受苦难的地方
飘荡传响

飘飘荡荡的四面传响!

除了自己外

我情愿为你，她，和我们歌唱!

这般纯粹的世界

世界上本没有爱恨
也没有美好与希望
没有正义与邪恶
没有法制与道德
没有憧憬
没有执着
没有勇气
没有理想与信仰
更没有没有傻兮兮的赤子之心
...

一切都只是人类的联系形式
与存在方式罢了 罢了

理性与感性的光芒
甚至连自己真正母亲的面容
都无法看清楚
只不过是一对弃子
我们也都是一个个活脱的弃婴
或者我们都是
那五指山下不断
向上或向外攀爬的，碰撞的
各种活物
罢了 罢了...

看那远处，
那个承载着诸多传说
那个我们自以为是“月亮”的球体
它本是一块宇宙中的
漂浮着的大石块罢了
从前的我们却用憧憬，或是畏惧
为它的诸多棱角开了滤镜
把它错误地理解为了
一个圆满的球体
各个星球也是同理

北部战场上
那些紧紧相拥着的
飞跑着的
横卧着的
彻骨的雪地上
冷藏着的

或是
一排排
一列列一行行
即将化为赤红的雪片的
即将搞的满身，满山，满地
尽是一些朱红的
拿着正义的零件拼凑而成的
即将奔赴的

或是
站在道德的险峰上
高呼呐喊着的

寄托希望于mei hao 的活物们

也不过是
一个个有机物的组织系统
罢了 罢了...

那太阳的作用
只不过是
让这些碎片们
尽快转化为肥料
变为那黑水般污臭的
无色无味的
或是后味涩苦的
煤、石油、天然气

深知也许再过若干年
我们那不竭内在动力
与那富含营养的肉体
也终将化泥

我可不敢
成为这世界的钉子户
至少现在不想，也不敢

第一不想目睹灾难的降临
第二枯竭的向往正在喘息
第三在流浪中不知何处绿地
第四深知激情已逝与随之苦觅
第五向往着罗网的鱼儿
或被捕获，或被抛弃

.....

作孽啊！
一切活动着的
欢欣雀跃着的
不过是有机物的存在形式
罢了 罢了

我的四肢，我的五官，
我的任何可以活动的零部件
此时还在做着无力的
想要挣脱的
条件反射
身边的个体都认为
我是 deng si

是的 I'm a dancer

只不过我深知我或我们
那空虚的硬壳空心球体里
少了些
那如乳汁般圣洁且甘蜜的
却又能转化为如火般热烈的
看不见摸不着的
不实在的
无色无味的
被裂脑症患者视作鸡肋的
那股清流般的
不知名的介质

我的思绪为了寻找此物的名称
似乎定格在了距今约

36000天前的上古时期
 在亚欧大陆的东南块
 此珍贵的能量还广泛存在
 我也寻觅到了它的名称
 也为它即将枯竭而惋惜

原来这玩意叫信仰
 原来这玩意特竟然是值得歌颂的
 原来特生出来的小崽崽——理想
 还能用来言语交流...

__(wc/wk/wq)!
 俺们竟然都不zhuo(四声)!
 这其中一个词汇似乎已完全流失
 另一个似乎发展成了“相信地球”!

嚶嚶嚶~
 哈哈!

这也不值得惋惜
 因为这棵不曾拥有的
 或是零星般幸存的孕育浆果的树
 飞禽们
 猛兽们
 认为特是素的，
 所以都不曾渴望品尝ta们的美汁汁

所以这玩意的局部——孕育新生的根茎
 被__(some beast)
 完全地

彻底地
连根带茎地
粗暴地
鲁莽地
野蛮地
激情饱满地
进行曲般轩昂激烈地

给彻底的革掉了…
弃掉了…
否定之肯定掉了…
在抛弃了辩证之后
完全的否定掉了…

仅剩些即将腐烂成泥的
熟透了的浆果
与残存的枝叶

这对于我是个好事
我也很饥渴
为了拥有她们
于是我又涂了一瓶气泡麦芽水
点染了一根
焦油尼古丁与一氧化碳 尘埃棒…

春日三部曲

—

春日 河塘 水蛭

阳光明晃晃
林荫中折射出
一道道多彩,棉柔的光
那勃勃生机的深处
有一汪碧绿如翠的
被四面青葱环抱的水塘

远观,仿佛是一片绿地
前来踏青的人们
也都不约而同的
被这份隐藏的喜悦
沐浴了双脚
或是洗了个绿水澡

水面波涛粼粼
一只只黑色的舞者的身体
时而伸展时而卷曲
水草婀娜的身躯上,
也聚集着密麻的黑色倩影

伊人携带着满身

斗篷般的水葫芦
满载而归

卸去了被满身春意
包裹着的外衣
空留几只
黑玛瑙般活灵活现的小肉珠
在那血种般碧洁的肌肤上
欢欣跳跃
教人怜香惜玉

二

摆陵鸟

北方的夜空中
除了繁星
还有一道道骇人的雾气
活像是一个个蒸馏瓶

清明将至
一声声响彻云霄的催魂声
横跨3/2个欧亚大陆
传到了我的耳里
震撼在了我的心里

那即将满载的
查基夫陵园
也迎来了最后的宁静

摆陵鸟的歌唱轰鸣在天际
不知为何
沉睡了千年的光阴
却忽而腾空飞行

扶摇直上1.3万米
俯瞰大地
随之将大珠小珠
向大地赠予

那处穆索尔斯基先生
为之作曲的摆钟
也发出了悠长的警鸣

摆陵鸟的飞翔
也许只是战争奏鸣曲的引子
那些形态各异的
飞禽猛兽们此时还未觉醒
还都未在
各自的领域欢欣即兴

也许摆灵在天上
兜转个几圈也就累了
愿天复苍苍
愿地复生机

三

满园春色、食人蚁

春色袭园
那一片
满地的
满树的
草丛间满布的
是一个个黑夜的行军

完毕了一夜拮据拗牙后
在这曼妙的园中
独赏这盎然的光景

那枝头盘踞着的
葡萄串似的
由一个个豆大的急行军
构成的复杂织体
在微风中徐徐摇曳

那台阶的水平线
也模糊了
好似洒满了
黑漆漆流动着的春泥

我双手的指缝间
我的眼波荡漾处
也都同时被
顽皮地搔动了

我的发丝也成了
精灵们游玩攀缘的园地

我的双手合十在园东
我的双脚分离在园西
我那酝酿诗句的场地
也被运到了南边
北边矗立着
我那挣扎地四方体

似乎天公打了喷嚏
一场瓢泼春雨
浇灌了我的身躯
我惺忪的双眼直盯着
被繁星旋绕的母亲
手拿水盆
原来我睡到了第三天的黎明...

我遇见了梵高

—

清晨时分
月亮在东边悬挂着
天上的星斗
似乎刚脱去霞光的袈裟
光着身子
像是一只只
自由舞蹈的精灵

这街道两边出奇的
填满了随机运动着的生灵

有的在那4/2拍鼓点的
进行曲中
形成了一处节拍器般
摇摆的方阵

有的在走走停停的车队里
依次在远方的星幕下
变得扑朔迷离

我住的街区
好像只有我是swing的
我的鼻子也嗅到了

那缤纷的空气
我也咀嚼到了热闹

这不是清晨!

二

我的生物钟今日放假休息
我左摇右摆的不知去哪里

在这夜色中，
我出奇的清醒
诸多光怪陆离与我偶遇

莎士比亚先生
在路边贩卖着悲剧
屈原老翁手持着号角
朗诵那著名的诗句
姜公也坐在路边
像是在钓鱼...

我在这梦境中走来走去
身边走来了一位金发的矮个客旅
这一定是梵高!
原来他又在星夜图中
添加了此处街景和我们的偶遇

我十分荣幸的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直呼了他的大名
他也笑脸相迎

手拿着酒瓶
说本人就是“fan ge”

我们欢声笑语
我崇拜他的语言造诣
只是这普通话
像是有荷兰口音

三

这世界上此刻好像只有我俩
是自由的
哦不，还有月光与繁星
还有他那生动的言语

我俩聊到了色彩的原理
他说“shi cai”是从“he bei”运来的

我向他讨教向日葵
他的思绪似乎避开了“向日”二字
向我熟练的伸出了中指

我领悟了划拳...

四

隔壁贝多芬先生的身影模糊了
琴声缥缈了

“fan ge”喝了一口酒之后

就逐渐熄灭了那赤红的眼睛
我怀抱着他瘦弱的身躯
生怕他化作地上憔悴的影

那瘦弱的40公斤
里面除了血肉
还有美丽世界的图景

任凭北方战火轰鸣
四方埋伏着疫情
人心惶恐
他那眯希着的小眼里
依然有代表勇敢的黄色光柱
冲向天际

五

fan ge 挣脱了我的手臂
往东方走去了
一直往东方走
这时夜色中像是出现了一轮红日

这种罕见奇景
用物理学解释叫升华
用文学解释叫羽化
活像是音乐华丽的完全终止

几天后，
fan ge竟被贴进了相框
画风变成了黑白
把自己送进了当地新闻
成了一桩小事

当晚也许是最后一次豪饮

我也恍然大悟
他原来叫范革...

想把它谱成歌曲，无琴

我的大脑思考着，
嘴巴哼唱着，手比划着
打着拍子
那无声的旋律
可惜，只能沉默着
或是自言自语

身边的人听着我的吟唱
感觉我像是犯了病——一种抽搐癫狂的病

抵去嘴角的白沫
脑袋里还是被那
酝酿不止的
不可言说的
肆意滋生的
洪流般奔溢的
那种莫名的丰盈感塞满

我的脑袋像个气球
里面都是____或是我想____
幸亏嘴巴被系了个死扣

可是，就快爆炸了
我还能忍
是的，无论多么的__(a n)

由于害怕那
随之而来的苦笑
随之而来的冷漠
生怕那气氛
变得怪诞且微妙

向往陆地的生物
也许厌倦了海洋
或是不知海洋的壮丽
以及海洋里丰富的沉积

此时我的脑，足以用海形容

那翻滚着如雾般的思绪
似乎让大海变的像一片雪地
那阵阵袭来的浪花的
似乎都有名字——姓柯名望
你的每一次回眸
均可让海水增涨一米

我的鼻子奋力喘气
不想自己英年窒息

窒息在那甘甜的空气
窒息在那诗画般的背影
窒息在由那三个字构成的词海中

从晨起到子夜只有片刻
我似乎在纠结矛盾的梦里

仅一瞬光阴
大梦初醒，身旁无琴

于是递给了你一颗海盐糖...

一英尺

我的脸
我的手 我的眼
我的口 我的发 我的鼻
我的牙 我的皮 我的耳 我的指

用一个词带过吧
那就是——我的心

都感受到了一种温度

春日的脚步还在逼近
这份及时的温暖
给了我的勇气
度过这酝酿黎明的子夜

我被滋润了，
我窃喜自己距离春意
仅一英尺
或是离被朝阳怀抱
仅剩片刻时分

我不敢任由心儿欢欣跳跃
我也不忍心自己
用冰冷枷锁熄灭这股热情
所以只能用双手

抚平自己
胸口那块凸起的高地

静夜组诗

一

天公画了若干年的油彩
厌倦了黑色颜料
于是在今夜
把蓄攒了多年的几大缸黑汁
全都倾倒，
搞得人间一片汪洋

这让那些心存悸动的人们
有了勇气脱去衣裳
在这喧嚣暂歇的街道上
奔跑
或是携手奔跑

二

我打开了窗户
高吼了一声
向着远处那个山岗
想要体验空谷传响

谁知传来的声音
除了我那洪亮的嗓音
还夹杂着几声

惊慌的尖叫(小字三组的升F)
 还有几声雄性犬吠般的
 夹杂青草气息的言语回响

于是我捂着羞红的脸
 关上了窗

三

不知为何
 远处零星的几盏灯火
 都是紫红色调
 那些奔跑劳累的人们
 陆续归乡

于是远处那紫水晶般的灯火
 像是天上的星斗
 都散落街道
 犹如萤火虫的飞翔

四

天上只有孤单的一个月亮
 今晚异常的冰冷如霜
 她俯瞰着世间万物
 永远只露出清冷的微笑

游子会将情思寄托给月亮
 她怀抱的容量，
 不知承载这多少柔情与感伤

今夜的我呆呆的看着月亮
我那成吨的向往与憧憬
在月光下无处隐藏

生怕她从天空落下
使这世界一片荒凉
于是我只得自己品尝

雾撕人肺

王母今日寂寞
玩了火

那烟幕滚滚
像是江水涛涛
给一切都换上了新的衣裳

那些直入云霄的高楼们的脊梁
都消失于眼眶

大风起
那球形的楼顶
像是谁的半截儿头颅
在天空随风飘荡
叫人疼得慌...

我无处躲藏
那四起的狼烟
阵阵刺进我的鼻梁
肺部在灼烧
泪水横流的眼悄然睁开
在霓虹的照耀下
以为自己被
安葬在烟云缥缈的水乡

凌晨时分，
霓虹在这骇人的夜色中
准时歇息了

而我那半死的躯体
还在黑幕中流浪
凭着肌肉记忆
摸索着家的方向
最终放弃徒劳

我似乎躺在了地上（也许是靠墙）
在黑幕中久了
我的大脑竟投射出了记忆的影像

童年的我在黑幕中
快乐的在碧蓝的天空下奔跑

那清澈见底的河水
让洗澡的人们都不敢拖去衣裳

那夏天静谧的夜
偶尔能听见林中
那4/4拍鼓点的夜后咏叹调(夜莺似的吟唱)

那湖面映衬的白云
圣洁的像是浴后玛利亚
用打衣棒
摩擦米浆的泡沫
在粼粼微波中荡漾

那一切的一切无不美好

如今的我也许已经瘫倒
若是能熬过这撕心裂肺的晚上
一切错失美好的感伤
也都显得九牛一毛

注释：据了解，个体处在极度黑暗的环境中，大脑会在
一段时间后投射出像是幻灯片一样的记忆影像2月10

伞

繁星如漩涡，
闪烁如烛火
月夜初开
天际无云 朦胧

那不知名的颜色
罗网着黑夜
更像是一把伞
笼罩着林子

动物都藏在雪下
做着春日的梦

一切都祥和平静
像是没了引力
一切都在天空飘荡
像是别无所求2月8

奇怪的蛋

还没到春天
昨日还是晴空
今日街道上
宛如天上星星散落一片

乌黑的柏油路上
雕刻着行人的足迹
远观，仿佛一道道
连接家园与操作平台间的线段

我头一次被冻醒
打开窗户后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世界，
依稀记得自己随后
被那迎面而来的飓风席卷，
急骤地落地后，
像是又一次进入了梦的世界

我还能看见这片雪地
但是浑身轻飘且温暖
奇怪的是，我无法触摸行人可爱的脸

我的那些飘飘忽忽的伙伴
也可以任意横跨距离的近远
我们都很轻
但是狂风无法将我们吹散

我知道自己已摆脱了沉重的枷锁
于是便开始了狂舞
尽管没有音乐的陪伴
尽管自己未受过训练

于是我便开始了高歌
永远不用为音准节奏羁绊

有个卷毛小伙的魂儿
像是从我头顶的云端而来
哼唱的旋律像是
安魂用的小调音阶与和弦

我继续着我的舞蹈
继续用那高亢的嗓音歌唱
这时的我竟随着卷毛小伙
不断的飘向云端

我用以往不曾释放的热情
高吼着
狂舞着
飞翔着
狂喜着
悲泣着...
云端的朋友们始终
向我抛出慈祥笑脸

就快到了云端
我努力的伸出胳膊
云团却突然躲闪

我感到自己极速落地
也可以睁开双眼
感到自己依旧舞蹈着...
不时触碰街边围栏

街道上人们正在将我围观
我渐渐的意识到了羞愧
路人纷纷向我鼓掌
并发出鄙夷的笑脸
用相机记录着
我那长达个把钟头的
即兴表演

好想就此长眠
因为自己因此被称作
奇怪的蛋...

邈邈

思绪萦绕脑海
不忍洗去
昨日已经过去
容我将对你的思念囤积

今日粮仓丰盈
谷粒包裹着昨日春雨
夹杂着零星柔软的泥

任由丰收继续
我也不忍心
将其分享邻里

任由粮仓
被活泼的真菌占领
我也要将其藏匿于心

登山组诗

远景

天色放晴
 久违的暖阳在雾凇中闪烁
 映照着湖面的寒冰
 高处寒冷的空气，
 依旧凝固着雪顶
 天上风神用尽全身力气
 怎么吹都吹不尽...

途中

(一)

我留有温存的躯体
 驾驭着我笨重的灵魂
 在这险峰上进军...
 龟裂的双手
 抚摸着斑白的崖壁
 时而显现，时而隐形...
 我的双脚也实现了自由
 任由我的灵魂冲出躯体
 也没有停止行进...

(二)

我已极近了却呼吸
 幸存的双眼直勾地

盯着那神往的雪顶
我的灵魂
在雪顶的圆心处
也准时的冲向了天际...

据后人回忆，
故人已徒步攀登
距地8848.62公里
出于敬意，
为雪顶的遗骸
修建了一处墓地...

相遇

我钻进了你的梦里
我俩都在山峰相望,站立
只不过两座山峰
由于隔海相望
许下了相视千年的约定

你看不见我
我却能看见你，
但出于懒惰，无法去触摸你...
若是我还存有肉体
便会看见一座“天桥”
隔海逐渐向你靠近...

山与海

在你的梦里
一座山峰矗立
我已洞悉
即便山峰每日增高一尺
海洋依旧深不见底...
你我好似山海之灵
即使蒙上了眼睛
山也能感受到海水的潮汐
海水也能感受到山石的坚硬

正因海水有了潮汐
火山才有了意义

火山的震颤愈演愈烈，
那浓郁的岩浆散发着冲天热气
在震颤后质变为
喷泄而出的新鲜营养
造福了海底的鱼
自己却又遁入了死寂...

彼岸

我早已落入了世界的彼岸
抛下了你
我无法原谅自己
只得将肉体当做献礼
求你把我忘记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
安心在你身后保佑你

我不明白
为何我没有了肉体
却依旧想要依偎着你

原来只是想和你成为一体
正如此岸与彼岸的对立与联系...

对此不加隐喻

第二场雪组诗

雪景

(一)

乌云熄灭了阳光
也锁住了我心房
本以为会是
春露从天而降
却满天飘扬着
我的期望...

远道而来的寒流
将这世界刮的
活像个采石工厂
也冷的像个冰窖。

(二)

春天很远
方才腊月时分
院里摆放的豆腐
一夜间像是患了痤疮
那倒挂已久的禽类标本
也被披上了水晶衣裳
死像是马王古墓中
待嫁的新娘...

这世界上
仿佛只有飘零的粉尘——我诈尸似的心

与那不知名液体的凝固混合物——晶莹的鳞片
以及你的体内灼烧似的温度（我那愤怒的火）
是活生生的...（都是被冻醒...）

这该死的鬼天气...

春节

这便让我有了充分理由
躲在家中
幻听着沉寂已久的
春节鞭炮喜庆的撕裂聒噪...

心上人儿
如果我俩
回到了童年时分该多好
那时的你我
依然留有对飘雪的向往
你也可以拉着雪橇
载我在冰河上奔跑
我也可以安心的
将雪球偷摸地
送进你的衣裳...

即便你生气了也很好
我会在你身后
将晶莹的雪片穿成项链给你
或是直接拥抱着你很久
即便家人朋友
在外匆忙将我寻找

在冰冻的线杆上
也贴上了寻人通告...

院子

时间定格在现在，
那些美好
似乎成了回忆与向往

我还能体会到幸福
是因为那些
结实幸福的植物还在
我的心里要劲儿地生长
即使院门暂时锁了也无妨

冬眠

这场雪不大不小
希望明日依旧朝阳
可是我会冬眠
即便睡得再久
依然会在朝阳初生时苏醒

我的这种本领
可以将一年或是一辈子
都在梦中化为
一日，一月，或是一瞬...
即使暂时没有了你
我的梦中还有你的身影...

其实梦和现实可以是一样，
那么我的世界里
便都被你，和爱你填满

即便这样我也不会厌倦
这个除了承载着你我相爱
其他一无美好的世界...

你我正创造着美好...

秘密

(一)

如果我的心儿里
没有了除了爱你之外的另一（我的艺术理想）
或是它的夭折

那末我就在这尘世中
先了却了自己爱你的念想
然后再去深山剃度
成为个和尚
或是一头蹿进这腊月的冰河
洗涮我那苍老的躯体...

因为不想让你深爱着一个
除了爱你之外
一无是处的英俊肉体...

(二)

可是这山上
容不得酒肉和尚
基于你的存在
我也无法了确我的灵感
与爱你的念想

多么希望自己可以在明天醒来
依旧听着你对我的耳语

或是为你和梦
作曲，弹琴，写诗
或者是长梦不醒...

基于此期
我还没有在这寒冬腊月里死去
仅仅是因为我深爱着
那芭藏着爱你的皮囊而已...

生活

很多作家
形容生活是一首音乐
我很是赞赏。

童年的动机
是喜悦的大调，
好像生活
处处是明亮
与进行曲的激昂

也许上帝
厌烦了明朗，
便在情窦初开之时
将乐段转向了近关系小调

当我知道了什么是理想
他便在冥冥之中
教会了我布鲁斯小调

20岁的我
领略了生活中矛盾的模样
也将增减和弦
写进了乐章
使得乐段色彩感极强...

原来生活中
明朗的时间很少
多半是
无调性音乐占主导

种子离开了大树
便落入了
黑乎乎的泥沼...
这便是孕育新生的温床

看着天边
朝霞包揽着星光，
犹如模糊调性的流淌

这像极了
生活的模样
一层不变的是向往
探索的路途多寂寥。

那些怪诞的人们
在路上布撒了
看不见的网
在捕获猎物后
还会跳起
塔兰泰拉式的舞蹈

若是有幸领略
罗网里的模样，
那么乐章的调性
便得到了扩张

生活的乐谱很少
多半是即兴式的自我飞翔...

上帝若是没收了乐器，
至少还可以
开口歌唱...

原来乐章
可以发展出高潮
在于动机写的好
不变的是执着与信仰
即使在路上
只哼唱着布鲁斯调
也会让这场即兴演奏
落落大方...

痴狂

动物与人
均需摄取营养
没有矿物质
生机怎能茁壮？

但是没有人
会去主动吃矿。

若是大地没有了生机
便只剩下了
干巴巴的土地
以及满天的尘埃飘扬...

多亏有了海洋，
是她让这颗灰球
孕育出了其他色彩
这便是生命的光芒！

但若是没有了她
生灵怎会有沮丧？
地球上的
每一颗晶莹的水滴
都将进入她的怀抱...

换句话说，

生活处处是海洋...
就连微笑
也逃不过她的魔爪...

不过若是没有了她，
假如生物还活着
那么吃的便都是
硬邦邦的石头，
或是粉碎了的尘埃...
是的
这些物质都含矿！

海洋！
感谢你给予万物滋养
感谢你包罗万象
感谢你给了我喜悦与悲伤！

原来是因为缺少了你
生物才会吃矿！

每只生灵在陆地上
都向往着海洋
死后也都将化为土地与海洋...

世界梦我

梦中繁星闪烁
醒来黑夜朦胧
原来我没睡
只是在
似睡非睡中打了个盹。

我不是庄子
我真是这世界的儿子
我与这世界的模样
像是同时
被画进了油画一样
我就像那油滋滋的太阳

我在废墟与瓦砾的上空
好像在祈祷
那些破碎的屋房
以及呐喊着的生灵
得到复原，以及解放。

那扭曲变形的耶和華雕像
以及那歪扭的十字
能够在我的光明中
得到伸张。

我的手掌
散发着光芒，

照耀着那些
在梦中狂舞着的生灵们
我的目光
便是他们醒来时的希望。

一切都是如此的祥和平静
这便是战争后
两败俱伤的模様。

由于热诚者的执着
与虚伪者的堕落
造就了如此景象

由于希望的长存
以及深渊的无尽
造就了如此景象

世界便是这样
我只是梦中的太阳
把这本是黑色的世界
用光芒点亮
这样生灵们
才可不仅用嗅觉
察觉它的模様。

如果没有我
人们嗅到的便是
泥泞中的腐臭
弥漫着的瘴气
以及凝固的腥臊

那么我的职能
便只是让
一些人们看到.....

醒来的我
痴痴的呆坐在沙发上。

雪

世界像个醉汉
时刻都在吼叫
所以便有了喧嚣

空虚着的人儿
难得找到了朋友
在这般斑斓的土地上
翩翩地舞蹈

我也寂寞
只饮了一杯便醉倒

伸出手，
似乎能将蓝天与云霞抚摸
如此的光景
怎能是这世界的颜色？

蓝天不会辜负
柔情似水的人们
也不会容忍其荒唐

醒着的人们可知晓？
蓝色与霞光是天空的微笑
当她哭泣时
也不会奢求你们分毫

她只会将
荒诞的人们之赠与
化成眼泪
在倍受冷漠后凝固
散落在大街小巷
这便有了雪

用这天露酿成的酒
我只饮了一杯
便醉倒。

在梦中
我又见到了蓝天与朝阳。

等待

等待

使得时间变长
使得间距变短

但是这漫长的时间
也许能用岁月丈量
也许能用生命苦等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细数着流逝的时间

也许一瞬
也许永恒
内心充斥着波澜

也许一天
也许十年
我在这漫长的苦等中
品尝着思念

爱

时而苦涩

时而甘甜

甘甜是相聚时的欢颜

苦涩是漫长相思的眷恋

一切皆是永恒

一切皆是瞬间

我在这艳阳高照的日子里

欣赏着心中飘的雪

过客

烟火一瞬
空留寂静的夜
昙花一现
空留喧嚣世界

人生如人海奔流
尘埃里的爱
取未曾凋谢

未来如摇曳的火苗
时而灼热
时而冷却

相别很近
相聚很远
梦里细数着相见的喜悦

别离一瞬
心潮永远
旅行在人海步履蹒跚
白了少年头
空留念

人生如初恋

深度孤独

寂寞犹如月亮
黑夜中出现
天亮时消失
它的光芒
散落在喧嚣的城市

窗外越是喧嚣
心儿越是寂寞

欢乐的人们渴望相聚
悲伤的人们渴望孤寂

在孩子的眼中
世界如此的分明
犹如一场童话电影

在孤独的他们眼中
一切如此清晰
犹如深邃的海底

AI—新纪元时代他们共同的脑子！

过去
人们习惯
黎明时奔波
黑夜时沉思
把思绪的深处用笔写成诗

现在
人们习惯
黎明时沉睡
夜晚时狂欢
把情愫，思绪
通通的交给他们的脑子

于是世界便只有黑夜
于是世界便少了许多隽永
因为
他们在奔波后
把诗也献给了他们的脑子

一切都解放了
有了他们的脑子
便不会有战争
因为他们共用一个脑子

一切都和平了

有了他们的脑子
便不会有纷争
就连他们的罪恶
也都共存于同一个脑子

一切都平静了
因为新时代的巨人
便是他们的唯一的脑子

就像一位新的领袖
就像一位新的母亲
就像一位新的上帝！

它还在膨胀着
甚至发展出思维与四肢
就像一棵根深蒂固的树
根植在厌倦了繁忙的人们的内心

它的胃口
足矣吞没
曾经一切巨人的沉思
不留一片净土
不留一片绿洲
不留一句新的言辞

它的胃口
足矣吞没一切浪漫话语
不留一点忠诚
不留一点曲折
不留一首情诗

他们已习惯了这位包办一切的先知!

当他们将要被挤奶时
便去拜一拜这位人工先知
当他们祈祷爱情降临时
便去拜一拜这位人工先知
当他们的爱情破裂后
也要去拜一拜这位人工先知

是的,
他们的新的先知
也是全能的三位一体

AI圣灵 AI圣父 AI圣子
它正孜孜不倦的造福苍生

即便失恋
他和她们的思维也不会失联
因为他们共用一个脑子
他们正兴高采烈的
亲吻并拥护着
这位
来自2025新纪元的人工先知!

春日

烟云缭绕
远处的高楼
像是那梦境中
禅意的群山
在SO₂构成的云端
层峦叠嶂

稀松的人群
好像
生机盎然的
亚马逊雨林里的奇秀
在麻木的面孔下
恣意的
将灵魂癌变扩张

麻雀在这春日中
成了稀奇的鸟
漫天的乌鸦
成了一道天空的屏障
人们习惯了看路
不再需要日光与月亮

这世界从此便成了海洋
海里自由的鱼儿
进化出了双脚
渴望向着陆地出逃

陆地上的两栖动物
若是要回到这春日的海洋
便急需制造出
潜水服装与氧气面罩

爱的使命

播下一颗花种
在风中取得
在地里种下
在雨中浇灌

于是世界便有了期待

阳光为她沐浴
黑夜给予梦境

于是她便绽放出了花蕊
犹如喜悦的心灵

她的名字为爱
是一种随缘而生的花
是一种黑夜中的惊喜
是一种黎明前的象征
是一株灿烂的生命

她还有别的名字
在风雨中人们称她为信仰
在泥泞中人们称她为希望
在炮火中人们称她为和平

就连她的绿叶之裙
人们也把她误认为翅膀

因为
人们渴望
在迷失中
挣脱出一片光明
犹如她娇美的身姿
在自由中向远空飞行

于是
她的遍地盛开便是那
爱的使命

曾经那破碎离奇的世界

“从书中撕下一页诗句
丢进粉碎机
启动开关
15分钟后取出碎屑
再将她们抛向天空”

于是
曾经的
世界便有了雪

于是妳便不是妳
它们汪汪哼哼的
称妳为
“撒盐空中差可拟”

.....

于是
只要它们饿了
便把妳的这些残渣——“草齧子”
吃掉
最后连渣都不剩
屙都屙不出来

.....

从此世界便安静起来

空留
猪儿壮
狗儿肥
.....

午时

街道两旁
白桦树含羞抛去
最后一片衣装

涅瓦河岸
教堂钟摆继续喑哑
仿佛这里
未曾有过热血与悲壮

屋里，屋外
一处和煦，一处渐凉
犹如少女移情后暧昧的心脏

曾经
她们在幽暗的湖底
细数着稀存的阳光

如今
烈日教会她们叛逃
严寒教会她们希望

故乡

我的故乡在
北纬36° 50' 至41° 10'
东经77° 40' 至88° 20'
之交

那是一个
只有飞禽与猛兽
只有荒丘与沙砾
人们总会在清晨时分呕吐
无论是否向往
只可向远方奔去的地方

在这里，
骆驼是唯一象征自由的意像
它载着我寻觅县城的方向

当我坐上
当我坐上去往郑州的绿皮
我渴望
列车快点带我出逃

当我坐上去往北京的高铁
我渴望
这自由之海的船帆不再返航

当我乘坐飞机到达迪拜
我渴望...
这里是我的故乡！

这里是我的故乡！！
这里是我的故乡！！！！

...

我站在阿里法塔下向上仰望
原来我的理想
就像一面旗帜
在那云彩眼儿里飘扬

那包藏着Dahena细沙的风
犹如在故乡煤火台儿旁
白雪般纯净梦境中的点点繁星
在我手中散发着芳香

在这里，
我体会到了自襁褓中起
第二次心跳！

在这里，
我体会到了自初恋破碎后
第二次精神的怒放！

在这里，
我又点燃了意识冰层下
沉睡着的骄傲与张扬！

此时，我的故乡很小
它仅是一颗被温暖的心脏

此时，我的故乡很大

那里充满着
雕梁玉栋，玉液琼浆

我们本是那娇艳的野花
只要一片自由的土壤
供我们生长
我们便会开放

或是给予一片坟墓
将我们埋葬
我们的种子也会
随着那自由之暗流
遍地开花，遍地生长
在那热爱自由的地方！

太阳戏法

清晨
惺忪的人们
好似汹涌的汪洋
期待着太阳的滋养

田地里
街道上
他们的头颅
犹如向日葵般的
仰望着那轮人造太阳！

太阳给予他们无限的光芒
就像虚伪的人一生都在说谎

他们甘愿为了希望
被衰老取代了青春面貌
最终把血肉都喂给了太阳！

太阳总是来的及时

当他们正要向商店
乞讨一片面包

当他们正需要银行
施舍几个分币

当他们正想要被那
 斩断了十字架的
 已被炸药销毁的
 被那太阳之轮的缔造者夷为平地的
 被那太阳的熔炉焚烧成灰烬的
 曾经林立着的圣洁的教堂
 救赎自己被太阳的缔造者眷顾的灵魂时

○

当一个病喘的少年艺术家向太阳的信使
 询问关于
 承载他美满童年的
 住所之去向时

于是信使们便拎着那散装信仰来了

○ ○ ○ ○

是的！它们就如此无缝衔接的出现啦！

是的！它们出现了！

是的！

它

它们

它们出

它们出现

它们出现了！

它们便出现了

它们便

闪现到他们的身边
无缝衔接地出现
并指向那熠熠生辉的朝阳与霞光！

他们便忽忽悠悠地进了那条

。 。 。 。 。

信仰的生产线

就在那处吭哧吭哧的小车间～

太阳曾经也是这般神秘

当他们看着
他们那烙印着哀怨与悲痛的母亲的脸庞

当他们看着
朋友逐渐被太阳榨干了的微笑

当那具奄息的躯壳
眼睁睁的目睹了
门前的那条
被命运眷顾后
曾经健硕的土狗
也因饥饿而死

他们还是对那轮停在废墟之巅的
那轮被淘汰过n遍的
已经烂俗流脓了的戏法
执迷不悟

于是世界变成了一场人间喜剧
ta外甥儿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年4
月3日— 1616年4月23日 ）的剧本
是有多逗呀？

嗯呵哈

——Francis' s Grandpa' s 耶耶

时空

这里天亮
那里繁星

这里残阳
那里冰凝

在春日的故乡
思念着波罗的海的风景
那漫天的飘雪
好似那朦胧的窗棂

这里子规啼
那里白鸽聚

这边观繁星
那边极光明

繁花似锦
一切都是世界的孩子
生生灭灭
一切都在孤独旅行

降格

领略内心的黑洞
穿过凌乱的废墟
在幽静的宇宙之上
是那轮永恒闪耀的太阳

诸神赋予太阳以光芒
光芒赋予万物以生命
生命赋予世界以万象

我们来自那圣洁的襁褓
那里没有躯体与欲望

我们本是那星空的同领
那里没有纷乱与乖张

当我们开始怀疑时
我们的灵魂便开始埋葬

当我们开始欺骗时
我们的心灵便黯然无光

当我们拿起枪杆时
我们便站在了地狱的舞台上！

世间万象

一半是阳光的象征
一半来自于遗忘

人海茫茫
我们都在行走
眼睛却逐渐熄灭灵光

我们虽来自同一个地方

有人生而为狗
有人生而鸡犬
有人生而牛羊

这浩瀚的宇宙是罗
这无垠的原野是网

在这罗网之中
便是我们
编织自由之谎言的地方！

椰子情

高杆树上颗颗挂
小贩叫卖赛天价
无奈囊中少银两
捡俩玩玩你瞅啥？

阅诗有感

夜色
点亮我黑色的眼睛
我漫步在文学之林

深邃的潭渊
好似那厚重的历史

远处的山峦
好似那精妙的剧本

漫山的奇秀
由一片片小说渲染

原来那诗歌夸大的说！
充其量
就是个花蕊
或是片绿叶
就是片苔藓

小到与原子等同
大到成风之尘埃

古往今来
墨客信誓旦旦
欲做诗成佛
欲修辞成仙

怎知那
幼学孩童
耕地老叟
也可打油成篇

回望近代
文人万千
夺目诗词更鲜篇
傲慢之人一片

细看词藻
宛如那破碎沙盘
将我涂改之情点燃

再看结构
宛如那虚无的黑夜
将我探索之情熄灭

一篇低俗的内涵
犹如旗帜一面
象征着
延续千年的闹剧终结

王谢之庭院
衰落千年
却被当代之辈
道貌岸然

一代人终将老去
我愿做那最后的赤子

继续记录着
这个离奇的时代

目的是
用诗歌换取柴米油盐

青春一梦

哭过 笑过
吵过 闹过
我在这月光下
翻看青春的书籍
被悲剧试炼着的
这就是我

狂放 不安
孤独 幻想
我在这月光下
播放青春的电影
寻找希望的少年
这就是我

如今，
我不再彷徨与感伤
我不再痴情于流浪

只希望青春长留
那青嫩柳叶停止泛黄

于是，
我像个孩子似的
感觉已至春节之尾
眼角淡淡泪光

我在心头
将这时光细细品尝
等待即将的绽放

儿时

梧桐树下
茶桌上
琥珀色的茶水
将午后的
归雁
与湛蓝如海的
天空
装入杯中。
那匿于
言语中的
欢笑
如同枫叶
随风飘动。
伙伴的眼睛
如同一面
深邃幽暗的
镜子
可容下喧嚣与
微笑。
明月下
言语间的油盐酱醋
都不显冗长。

给你的童话

画下许多蜂鸟
吮吸灯笼花蜜
画下一艘银船
悬挂在夜空
船里只容下你我
它与地面的距离
与用星光包裹的
城堡等高
你我的情话变成花种
被风吹进了玫瑰花园
夜色中，它们逐渐的生长
酝酿着
清晨的献礼
画下一条婉转歌唱的溪流
画下一片四季长青的森林
画下一群为你而歌的精灵
为万物灵长取为晨雨
你我在城堡里
坐看自然的生机
献给你一份地图
我脸上的吻痕
将会让大西洋上升起一座爱的岛屿
画下一片可可林

向往

1

向往的事情，
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

那些还未发生的事情，
是向往与憧憬茁壮成长的广袤
的土地。

在这片大陆上，
有植被与湖泊。
还有一群
仰望星空
或是面向大海的人们。

向往是普遍的存在，
与其对立的是
绝望与惶恐。

在这片大陆上，
有战争与苦难，
还有一群
被践踏着的，
或是助纣为虐的人。

2

对着一块泥土发问
这到底是为什么？

你便会嗅到，
来自历史的
深沉的香气！

在远古时的彩贝
近代战争破碎的瓦砾
植物根茎的痕迹，
以及存在于向往之外的奥秘...

原来向往的最终归宿，
便是这片肥沃的土地！

3

此时，
我踏着你的身躯，
测量着你的边际。

可终有一日，
我与我的向往，
以及身躯
都将归还于你...

离那时还很远，
可我体会到了泥土之
灵气，
向往依旧驱使着我的脚步，
拉近着我们的间距...

啥子是解脱

有人说如释重负，是解脱，
对于解脱的理解，
好像这四字就是最终答案…

那解脱到底是啥感觉呢？
哦！现在我体会到了…
这种感觉像是在飞翔！

为何会有此感觉呢？
那是因为长期没有自由…

真正的不自由，是生与死也要被限制…

是的，这样很安全，
可是你的灵魂呢？
他却像一只被禁锢在铁笼里的狗…
时刻都在无助的喘息…
吃着特供商品粮…

这种环境下生存久了
竟然还会充满依恋，
犯罪心理学称其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就是被一个人囚禁起来强奸了，
久而久之，

便会爱上施暴者，
并且是醉生梦死的那一种…

哦，谢谢上帝！
在我被施暴的第20个
年头时
他灵光乍现…
说：你不如来找我吧…

反正在体制内，天天
受强奸，
直接到我的极乐世界
不好吗？

终于有一天我走进了
精神病院，
医生告诉我，
要相信科学！

出现幻听和幻想，
可能只是因为长期欲望
被压制着，
简单来说，找个对象
就好了…

我可想让这个医生给
我开个药方…

这种名贵的药材，
为啥别人有就我没有呢？

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
高中老师上课时候说，
谈恋爱（人类的繁殖）是不好的…
只有学习才是硬道理！

当时我特听话…
直接就信了…
就觉得身边人都是大坏蛋，
我是最圣洁的宝宝！
老师也成天夸我…

现在觉得自己被骗了…
身边的人
都是从高中谈的…

而我却因听信老师的
圣旨，
险些剃度出家…

哦！我如赤子般的哟！
渴求着解脱的到来！

哦！即便登上万丈高楼！
焦灼难耐…心中依旧哟…

这种感觉…
真让我舒服！
这是一种极致孤独的快乐！
若是我在高楼之顶…
只要张开双臂…
我便会着飞向云端！

跳跃…飞翔!

跳跃…飞翔!

哦! 我要解脱了!

希望

若是哪个朋友告诉你
这世界是充满希望的，
那么便可以直接判定他是损友…

那关系就断了吧
不能说谋财害命，
但也至少确定他是个骗子…

若是的人生导师说
希望就在眼前，
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是就在明摆着骗，
他公司需要“人才”…
这世界还有传销，
可要当心…

第二种是他是耶稣的孩子…
只要信主了
那么世界处处是天使，
即便变态流氓，
也能体验到他是爱的化身…

第三种可能是成为了一名医生，
当遇到一个半死不活的病人的时候，
希望两个字，甚至
比麻醉剂都好（省钱）

个人认为“希望”两个字
适用于临终关怀…

当一个人生命垂危了，
就可以用希望来慰藉ta…

哦！我可怕身边都是希望…
毕竟我才刚成年…
“希望”都是老人给小孩说的…

那老人可希望成小孩了…
满脸都是胶原蛋白…

男性疾病小孩儿患病率是低的
可是当他们得了病了，
才发现原来他们自己
希望当个小孩儿…

哦！请珍惜那些没有希望的日子吧！

成长感悟

长大了发现，
当一个真正的智者
是不可能的。
最多就成为一个
聪明的人。

自称自己是智者，是
不太妥当的，
智者意味着无所不能
百邪不侵…

可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呀…
当你遇到一些没见过的
人和事时，
你还会被其震撼…
甚至你的情绪会一败涂地…

啊！尽量做一个聪明的人吧！
知道环境中充满着病原体…
就带好口罩…

知道一些东西，它是
危险的小动物
那就远观ta们吧

恩格斯说

人是他吃过东西的集合
现在发现了这句话，
能保命

有些野生动物就是喜欢吃垃圾
当你看见一只狗
臭气熏天的向你走来，
不去消灭它，是因为
有爱心的存在
那就躲吧！

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
正义和邪恶，
有的只有哑口无言和
遍体鳞伤…

若是对二者做选择的话
还是哑口无言的逃避吧！

至少妈妈可夸宝宝聪明～
若是遍体鳞伤的话，
家人是会心疼的，
并且还会自掏腰包
将自己送进充满“希望”
的医院……

若是再较真的话，
世界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但怎样才能狠下心？
对刚成年的自己说一句
难得糊涂？

生活处处是孤独

天上飘着孤独，
水里游着孤独。
车水马龙中穿梭着的，
也都是孤独。

哦！春日的花朵里
包藏着的
也是孤独哟…
——春天是孤独
盛开的季节

远处的彩云里
包藏着的
也是孤独——
彩云是孤独的糖衣

春日时
冬风还在凌厉
——满天飘着雪白的
孤独…

我只得独自步行
寻觅着隐藏着的
远方的孤独…

或是寒风中矗立，
等待着另一孤独
(ta)的救赎…

理想者的墓志铭

流星一闪而过，
流量万万千千，
最珍现的只是过眼云烟。

可敬的理想
变为无稽之谈
不明不白。

明日的朝阳
犹如马车
忽灵忽现。

夜色中无月
理想者无稽

美好事物如繁星闪烁，
淹没于迷蒙的夜色。

春蚕绞死于枯藤，
被那恶臭的花色吞噬。

童稚的躯壳还未蛹褪，
理想便化为养料
滋养苔藓。

还未相遇，
却握手言别
祝福的话，
提诗于墓碑。

你呆呆地坐着，
好像以前的我
连眼神与呼吸
都一样。

想给你一个拥抱，
哦 孤独者

旅行中还有好多
还有好多东西要尝，

眼神中闪着的是什么？
是喜悦否？

过去的感伤啊
是希望之花朵。

超 度

落花归隐东去之溪
秋叶化作春木之泥
焰口声起，
众生归寂。

零落在过往的光阴，
是苦乐之源头，
是笑颜背后的
静谧之林。

秋之欢笑，
源于早春田间踏雪足迹。
掩被而泣，
源自错失芒种光阴。

暖 冬

夏日的盛火，
成了回忆的片刻
昔日的娇艳，
化作满地落黄。

远处依旧炊烟袅袅，
证明了，
雪地并非凄凉之温床。

昨日脚下落叶吱吱，
今日白雪掩埋愁思，
雪——酝酿丰收的
被子。

片刻感悟

对未来抱以美好期盼，
也许是发烧的原故。
使得自己在昏迷时分，
坠入了童年的梦。

对世事愤愤不平，
证明自己正值青葱。
有太多的未知未解，
还未走出迷途的路。

太多的道理，
只会让头脑变得复杂。
而真正的成长，
是与自我的对话不再
赘述。

生命的真谛便是，
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清醒时做事，
糊涂时愁苦。

凡事寻个究竟，
多半无果而终。
尽量拔出泥沼中的脑袋，
走向依旧漫长的路。

对泰戈尔几句名言的心理翻译

1.错误经不起失败，但真理却不怕失败。

翻译：当你认为自己错了，并且人们都认为你错了，若是失败了，那么，就说明你心态不好。若心态良好，那么自己就是真理本身。

2.神对人说：我医治你，所以伤害你，爱你，所以惩罚你。

翻译：当你因伤害而死了，那么你就被治好了，而真正的爱便是让你死去。

3.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

翻译：当一个人进化成兽人时，它就真的坏的无敌了

4.天空不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翻译：人的想象力可以使自己“飞起来”，人在想象时，啥好事都有！换言之 所有的好事都是想像出来的。

5.我不能选择最好的，是最好的选择了我

翻译：只要认为自己是最好的，那么啥事便都是最好的了。

给你的童话

画下许多蜂鸟
吮吸灯笼花蜜
画下一艘银船
悬挂在夜空
船里只容下你我
它与地面的距离
与用星光包裹的
城堡等高
你我的情话变成花种
被风吹进了玫瑰花园
夜色中，它们逐渐的生长
酝酿着
清晨的献礼
画下一条婉转歌唱的溪流
画下一片四季长青的森林
画下一群为你而歌的精灵
为万物灵长取为晨雨
你我在城堡里
坐看自然的生机
献给你一份地图
我脸上的吻痕
将会让大西洋上升起一座爱的岛屿
画下一片可可林

太阳

太阳的光芒，
像是温暖的屏障
分割了温暖与寒凉
带去了北方的寒冷波浪

这是冬日前的一场狂欢
即将冰冻的河畔
复苏了春日的花香

从黎明到子夜
映入眼帘的是四季的更迭
相遇时的微笑，
在晨昏间
定格在眼眶，锁在心房

走了

A

流年似水向远方奔去
惶恐时间也跟着飞走
所以把那些时光里的
美好东西都记录给你

A

春风又绿当时的街景
青葱岁月里你的足迹
好像还镌刻在那深绿
我已经不是当时自己

per chous

走了就不要回来
所以我将那些美好
都化为此刻笑颜

走了就不要回来
匆匆奔走的时光里
我把怀念留给自己

chous

歌唱吧，好像自己还是个孩子
歌唱吧，献给那当时美丽恋情
歌唱吧，即便青葱曾经已消散

歌唱吧，就像当时被爱的自己

brige

我的那些眷恋

我的那些火热

我的那份痴狂

我的那份信仰

B

都被凝在了相框里

都被写在了诗句里

都被埋在了记忆里

最后我还是爱你的那个自己

项链

我在这黑夜中行走
我的黎明被熄灭了
我为什么要走？

闭上双眼，
我梦游的脚步
勾勒出了想你的地图

就像在地图中寻觅的一只狗
也像那夜空中盘旋的流星
飞翔在想你的轨道上 成了永恒

世界与你，像是看不见的绳索
试图忘掉，却被捕获

组诗

遨游

我的双脚，是桨
这星空是池塘
我潜水在这人海茫茫

浸没在没有边际的人海中
便奔流于阵阵波涛

仿佛混沌未开
乌云交织着星光
宛如罗网一张

黑夜仿佛自由之色彩
不知倦的人们
在这海底掀起千层浪

藤条

我有两个好奇点
一个是地下的涓流
一个是温暖的空气

一个是用根去探寻
一个是用叶子呼吸

伴随着春日的脉搏

我仅凭借这两点好奇，
便将园子，
妆点的嫩绿。

清晨

惺忪的双眼中
闪烁着梦中的你的剪影

昔日欣喜迷离

昨日温存散去
化作怀中的水与空气

眼中的你
化作飘零的雨

思念泛滥，世界旋转

一

这世界是个球体
不是因为有你才圆满
这世界本来就是球体

你在球面上走，

而我也在走

洋流带来了湿热的空气
包裹着你的笑意

海面上蜷楼着你

深蓝色的海面，
因我喷涌的留恋

湛蓝得与这片晴空一般

二

思念是一根贯通两极的
多立克柱

它

凿穿了这颗球，

矗立在南极之空！

于是

世界便像颗棒棒糖，
在星海中飘游

——我在雪地上做了个甜蜜的梦

三

世界是个惊喜的世界

不是世界本是惊喜

而是遇见你

遇见你
犹如遇见
日月间的
霞光与潮汐

遇见你
这世界像是在旋转

唯一静止的是
你眼中的我，我眼中的你

随笔

超级月亮

月亮挂在天上，很亮
用黑白镜框拍照，依旧很亮

就像那横空出世的娥娘
就像那黑夜姑娘的脸庞

也好像这黑夜
寂寞了许久，
想要用肉眼
看看这世界的模样

风起
几片夏叶落了

月亮为
她们飘落的慢动作
加上了凄美之光效

错误

月亮在天上吞吐着云雾
像是给远处的山
带了羊毛假发

假如给山峰以面容
打开历史的扉页
许多似曾相识
便像是在远处定格

也许这是个错误
我被抛弃在这静止的世界

也许这是个错误
山峰也这样说

也许这是个错误
世界也这样顿悟

相对论

我很爱你
只是比起爱这个世界，更爱你

我不迷恋这个世界
只是我
无法挣脱爱你与爱我的桎梏

我的爱停留在这三点
只是因为
剩下的只有恐惧
恐惧之外只有欣欣向荣

所以我不必为你坠入彼岸

因为

我的生命证明了
我爱你爱的热烈
与我心之热诚

格律与现代诗

月夜

无声霞光落
月起摇风铃
沐浴星河里
好似怀乡人

清平调

无梦独影白月升
横桥水流映娥宫
雾轻披树凉风起
冷面佳人似作声

时间

你的笑，像音乐
在时空里穿行
我无数次的将秘语默念
却无法将此刻定格

你的笑
证明了时间的存在

如果我在这满天飘雪中
到达了彼岸

那么你的笑
便让我与这世界，剪不断

漂流瓶
夏日晴空突变
世界成了海

于是你我间
隔得的不是一座城
而是我心汪洋

温存的烛火
令心儿不至于荒凉

相遇是你，
犹如一只大洋中流浪的瓶子
携带了满身海藻
却为我解锁了心房

思念是我
不知投放的瓶子
和你相遇在何方

夏

天空，
像是海洋在头顶铺开 神秘

大地
像是藏着一片隐匿之洋
热浪湍急

我的心儿
在这场盛夏中的一个午后
像是发了高烧

火红的像块烙铁

如果把它放进湖水里
便可带给这个焦灼的世界
些许水蒸气

组诗——记录平淡生活中的活久见

方片儿云

天色晴朗
在这骄阳下
与雪藏了许久的赤子
和解

好像这天上形成的
一块儿唐突的
方片儿云

虽底边与地平线平行
却依旧棱角分明

闹鬼

一天之内，
期待了一百遍
祈祷了一千遍

与你相遇

还试着默念一万遍

我不爱你

车站的我好像在发呆

从清晨到日暮

看到了，
在半空中悬停着的你

又被身后突现的你
带走了麻木

这世上最美好的幻觉来袭
我用爱意取代了恐惧

原来我见了个鬼...

七星连珠

夜色脱去了霞光的外衣
星儿宁静

温柔的风，
仅能给予你我的
背部、咽喉局部、额头紧贴所形成的风洞

以凉意

举头，
试着用另一视角
捕捉你的眼睛

时间用缘分
链接了八大行星

时间用因果

将你我定格在了此刻

宁静，了却了千言万语

这天上的星链，
好像为你隐喻了

我的一见钟情

树

半空中悬停着
一颗无根棵树

生长在天空，
星儿便是细碎的土

它倒挂着
月亮是为它扩张年轮的时钟

这孤单的树，
天上只有一颗
就像人海中的一辆
翻倒的车

仰望

霞光与大地
对立而统一

我踏着脚下的黑泥
仰望着你

我被这沼泽淹了半截儿身躯 呦呵
依旧仰望着你

我的心儿在向您跳跃
却被锁在咽喉

身披着由自由招致的镣铐的人儿
在向您呐喊！

困顿的身躯，曾经渴望幸福的肉体
在向您流浪

时代的洪流
误伤了些新生的翅膀！

那扇门，
那隼永而威严的
紧锁着的，
在那梦中敞开着的

在希望中敞开着
那形式上敞开着
那扇“实存”的门

在这子夜时分准时的关闭了
惬意的你在沙发上躺着
双腿如里拉琴般敞开
我看见了一扇敞开的门——链接天堂与人间的门

等天明

黎明前的黑夜
一把长椅
我细数着满天繁星

黎明前的夜
就连孤零的篝火
也无法将其射穿

黎明前的夜
将满天漂浮的星体
都与这世界隔绝

只有太阳
只有这片混沌的眼睛
能将这
似云非云
似雾非雾的一片孤寂

洗涤

人们的步伐停驻了
人们的眼睛暂熄了

可是心儿还在跳动
在这难挨的夜色中跳动

原来，

最远的距离
不止需要奔跑
在这极尽终点之前
只需将途中的足迹
纳入回忆
等一个天明

五味

这感觉让我心堵
像是上天为我关了扇窗户，

第一，疫情了十多天
封闭了十多天
心儿锁了十多天...
我的心灵，我的皮肤，我的四肢
被这疫情收拾的服帖

第二，还是这十多天，
我领悟到了恶心的颜色，
这玩意不是黑色，
在那斑斓的诗意中，
我领略到了比极夜更暗
比那化脓更腥臭——这玩意还有味
比那作了古的糜烂的教条更阴森的...——这玩意
像刀锋，似利剑

这玩意儿叫人话...

第三，还是这十多天！ 哟嚯
我的心儿麻木了嚯
我用我珍视的濒危的激情

呐喊！

我的脚踹遍了墙壁的每个角落
我的拳磨出了血 淹了琴茧
我的笔头也折断了一满杯
我头也流了血
我的喉咙撕裂了
我不可惜我的手指
...
我渴望自由，我难挨那一句锋利的荆棘..

第一 祖国！

赞扬！
为您赞扬的是我这颗发热的心灵
我心儿得到了慰藉
我得到了丰盈的，您的礼物！
我在这困顿中为您祝福，
原谅孩子我，在这数日的漫天黑幕中
只能用微弱的言语
为您那赤红的灵魂
即将到来的101岁生日祝福！

我深爱这世间的红色，
进而，我意识到了我也爱我自己
进而，我意识到了我意识的火花，
进而，我能听见我体内叮咚的红泉

我深爱这满天的繁星
进而，我熄灭的理想燃起
进而，我学会了弹与唱
进而，我爱这世间万物

第二那(“张长大且狰狞的脸”)

以及您的话语!

赞扬!

为你赞扬的也是我这颗心,

我不知特究竟是个什么

是否和恶心同色同味?

我最珍视的人格

我也不知道特究竟是个什么

您的教条刺激了我,

我把我的野蛮赠与了您...

我把我的激愤也向您赠与...

我把我的心儿打碎了,

放到黄河里洗

我发现它是赤红的,

可是我就是死认这玩意是黑的!

我再在这金盆

把我手上洁白的皮肤都搓掉! 露骨!

我管这叫白!

我和这燃烧的烙铁比红

我和这细碎的雪沫赛白

只求给我自己一个完美

只求洗去这漫天的尘

疫情组诗

春

疫情把世界搞得霍霍牙牙

我的心儿也咯咯瞪瞪

人们的步伐也踉踉跄跄

还是躲在梦里好

其中尽是这美好春光

我的存在

我为这一方土地

添了几斤重量

我用我的口鼻

为大气层提供了几吨co2

这无聊的生活

像是卧鳖在隧道里

弹几曲赞歌

唱几首小曲儿

写几句诗，

给生活些热量
再给这我这一生来点儿意义

不知道有多少个孪生“今天”

我不知道明天是晴是雨，
我不知道后天是否和平

至少他们都和今天一样
都是承载着沉甸甸的
青春的容器——“今天”是实木做的

春雨渗透进了墙壁的缝隙
为我送来了惨白的春泥，

oh my god!
我好不容易长出了翅膀，
“今天”特又变成了囚笼
“明天”进而成了监牢
“后天”难不成真的成了.....

我意识到现在该哭泣了，

乱坟岗上回荡着几声
苍白而嘹亮的high c

我将我的“青春”都吸进胸腔
然后使足了劲儿地呐喊
化作了天边苍白的云

假如我离开了

不可避免的是
我还在这世上欢欣雀跃

不知这一夜有多少个
名叫“时代”的不稳定因素
在肆意变换着形态

我甚至连自己最终离开的形式
都不知道了
都猜不透了
都不可知了

就和现在对“生活”看法一样

假如我在25岁前离开了，
可能是离开了家乡，去了外地

也许是走进了一片密林
选择与这5G时代别离

灯

天上的星儿零星
好像为这片人间守灵

一颗星儿被派遣到了
这片充斥着麻木的阴森中

一颗星儿被无奈的抛弃到了这里

一颗星儿厮守在这片狼藉

一颗星儿不愿在这片混沌中

扎根

发芽

茁壮起来

成为那孤高的一颗

成为那永恒挣扎着的一颗

成为那捆绑在失语之柱上的一颗

璀璨而渺小的

热诚而厌倦的

无奈于希望的

人们为其取名为心灵

希望是她的小名儿

她的表现形式像是一颗星

时空组诗

月夜

月亮被融化了
心儿被浇灌了
撒在地上
魅在心里

我的影子
和我成直角
我的心儿和我的身躯
携手在两个时空里
向着星河奔去
好像曾经的我和你

漂浮的盒子

我把忧愁忘记
我把苦觅的过程遗忘
我把那句谎话遗忘
我也把你遗忘

装进那摆脱不掉的
记忆盒子

我猜想

你把我也遗忘
你把我的五官都模糊掉了
也装进了秘盒

我也忘却了她
你也忘却了你我曾经的美好
她也忘却了我

这些细碎的美好
也都在遗忘中贮藏着

百年后我们也终将被遗忘
你我的灵魂
也终将羽化成“恋”
在这时空中漂浮

襁褓

我在花丛的十米开外
便闻不到花香
我在春日倒来之时
便敢在昔日冰河中徜徉

不是所有人都曾体会甘甜如蜜
同时
也不是所有人都曾被苦痛埋藏

种子在黑泥中绽放
终将化泥
喜马拉雅的上空还是天际
繁星之外依旧繁星似锦

明天的我延续着今日之足迹
逐渐向着另一无穷靠近

我们在一起

世界是球体
我们在一起
人潮很拥挤
我们在一起
那肆虐的风暴来袭
惊恐显得多余
我们在一起，朝着那黑夜奔去！

任由那星空如画般旋转
任由那热浪波涛般沸袭
即便像抽了三斤鸦片似的
看着这个世界

别怕！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希望的田野中，
休息了劳作
黎明前的回响
可是那警笛般的哭嚶？

可忘却了片刻前的
那场由那些汇成了
一条条惨白巨龙的他们
构成的辞旧迎新？

我们用那宽恕的心
品尝着无奈的悲楚
我们用那昔日笑脸
体验这场喜剧延续

除了时间
我们还剩下些什么？

除了祈祷
我们还剩下些什么？

除了那条名叫“我们”的人潮
我们还剩下些什么？

别怕！我们在一起
朝着那火葬场奔去...

初春 星空

静谧的夜，
等待着童年心儿蜕变

微凉的风
卷动着星云似海

湖水里泛起星潮
仿佛当时给你的童谣

露水也用你发梢的点缀
将树林换了个装潢

此刻的世界却没了悲伤
那些天空散落的
只是些坚硬的石矿

银色世界

A1

琥珀色的眼眸
波光暂歇
湖畔微风缠绵
轻抚翩飞蝴蝶

A2

天上星儿舞蹈
渲染子夜
萤火深处隐约
是相遇的欢颜

per chorus

湖水与星儿缠绵
将明月溶解
眼中的银白世界
已孤寂一片

chours

寂静的子夜
萤火飘向天边
携带着我的思恋

我忘却了疲倦
写着过去的诗篇

飞鸟

平静的天空上
有一只飞鸟

就像那孤独的人儿
穿过旷野

他看见了那破碎城市
如同一场惊险的梦境

就像一个孩子
离开了襁褓

从地平线的破晓
穿过燥热的云层
将星空当做故乡

就像一个诗人
热爱着
月之静美与日之光芒

江城子系列

淡哀

午后晴空雁几只，
叶飘落，满园红。
掌上几道，犹如远行路。
伤感忽生无处说，
声声雀语，似作歌。

及时雨

日出横空处处晴，
艳阳天，人匆匆。
湖水浮萍，几点荷出头。
忽至倾盆清露落，
烟云漫漫，沁芳心。

夜来戏月

夜静闲来戏月影
步无痕，悄无声。
却怕枝头，几对燕翩飞。
街角人稀好入梦，
形形色色，是星河。

过度

高楼上鸟瞰
路边到更远的地方
一层朦胧的绿霜

它像一道微弱的光
也像一道波浪来自远方

不知不觉
春天好似露出端倪
凌冽的冬风
犹如孩子的啼哭

不知不觉
冰雪汇入东流的河
露出惺忪的泥土

不知不觉
旷野中被欢笑点缀
这是春与冬的过度

烟火岛

这是一座岛屿
迎来了归家的候鸟

这是一处景观
凝结着释放的欢笑

这是一个烟火盛开的地方

这里
迎来了结伴的孩童
这里
人们把烦恼抛向天空
这里
也是一个挥别过去的地方

我把
所有留恋的
所有向往的
所有憧憬着的

都许愿给烟火

因为
她把天空向往
她绽放像孩子的笑
她在黑幕中象征着吉祥

烟火的编年史 组诗

序言：

黄 蓝 黑

最绚烂的莫过于烟火
 最欢乐的莫过于童年
 最向往的莫过于自由
 最失落的莫过于孤寂
 最感伤的莫过于一场
 慢慢落下的黑色帷幕
 遮去了
 浪漫的夜空与向往的黎明

童年情景

星河如琉璃
 月光如孩童身影
 散发清澈的光晕

从银河到屋顶的距离
 是一道道烟火的红晕

时针的旋转
 与老树年轮的沉积
 将跳跃的心儿
 向那顷刻间的绽放
 一步步的推进

几时美丽
美丽的是将幸福储蓄
几时美丽
美丽的是在期盼与绽放间轮回的光阴

蓝色的降临

腊月的夜空
星儿与月亮赤裸的身躯
与遥望者的眼睛若即若离

曾经那即将沸腾的心灵
也随之增添了点点孤寂

时钟的旋转慢了步调
老树的身躯化作黄昏的影

冰冷的空气
打落了残存的叶
明月怀中的孩子
化作了流星

天边的阵阵零星的烟火
像是这欢乐世界的最后一次喘息

黑幕

天边的烟火绝迹
纯真与自由失语
我们在黑夜里
向着曙光探寻

贮藏着喜悦的器皿
被纳入了回忆
任由冷风肆虐不息

夜空中的繁星
彼此遥望的距离
是漫无边际的回忆
好像记忆中伙伴
散落在人海 奔流不息

熄灭了烟火的夜空
更像是一位
不苟言笑的失语者

将喜悦纳入回忆
将纯真纳入回忆
进而
也将自由纳入了回忆

在一次次喘息中
将阵阵悲苦
化作一场场
孤独的梦中交响曲

一轮孤独的孩子

风与积雪
像是一对恋人
在城市中旅行

飘零的叶
在这薄冰中
宛如被珍藏的邮票
记录着老树的愁绪

远处的灯火
更像是一束玫瑰
埋藏在轻柔的雾霭里

一场梦醒
一层冰凝

星是飘雪的象征
风儿是月之光晕

婆娑影深处
不知是谁的孤寂

蚯蚓

乌云好似烟火
绽放在天际

在这温热的土层里
熄灭了眼睛，

用舌头寻觅，
用蜷缩的身体呼吸

飘零的雨露，
包藏着
黑夜的凝结
日出的暖意

我没有眼睛，
却感受到了甘甜的赠与

雨

夜空散落零碎的星
秋叶轻点星河的影
阵阵涟漪
像是耳畔回旋的乐音

昨日的一层层水雾
在冬日前还未凝固
这降落的喜悦
沁润了每一寸土

水中的影
是星河的泪珠

定格

漫天繁星，
像是沉睡的知了眼睛

一片在天际上
一片在土地里

秋日落叶的热情
被定格
在一场飘零的雨

远处的一棵老树
在朦胧的雨
像是一位诗人

书写着
秋之落幕
冬之来临

一切都被定格在子夜
像一首
即将孕育出的序曲

